

人生关



ensheng Guankou

知 识 出 版 社

人生关口

——预测成人的各种危机

〔美〕 吉尔·希赫 著

赵梅 傅和琳 王申慧 译



知 识 出 版 社

人生关口

——预测成人的各种危机

〔美〕吉尔·希赫 著

赵梅 傅和琳 王申慧 译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.25 字数 308 千字

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张：1—3,900

ISBN 7-5015-0367-2/C·17

定价：5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人从20来岁起，已步入人生的成年时期。在这个年龄以后，每前进一步，都会碰上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前进之途潜伏着各种危机。要想在危机之前应付裕如，顺利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途，请您先读一下这本书。本书作者吉尔·希赫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。她采访了115名18到55岁的美国人，以生动的例证、栩栩如生的叙述、深刻的思想、独到的见解，剖析了成年人生活历程中各个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，读来细腻而耐人寻味。可以肯定，对我国的读者也会有指导意义。

ER561.6

目 录

第一部分 生命循环的奥秘

- 第一章 疯狂与解脱..... 3
- 第二章 成年人的危机..... 27

第二部分 断 根

- 第三章 脱离怀抱..... 43
- 第四章 破裂..... 54
- 第五章 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..... 62
- 第六章 渴望融合..... 70
- 第七章 夫妻困惑的开始..... 81

第三部分 闯荡的20岁

- 第八章 起跑线..... 93
- 第九章 一对真正的夫妇..... 99
- 第十章 男人为什么结婚..... 113
- 第十一章 为什么女人不如男人，男人不如赛马... 120
- 第十二章 男女成长过程..... 129

第四部分 而立之年

- 第十三章 奋斗的30岁..... 159

第十四章 夫妻生活、孤身独处和重新起步·····	17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部分 与众不同

第十五章 男性的生活方式·····	209
第十六章 女性的生活方式·····	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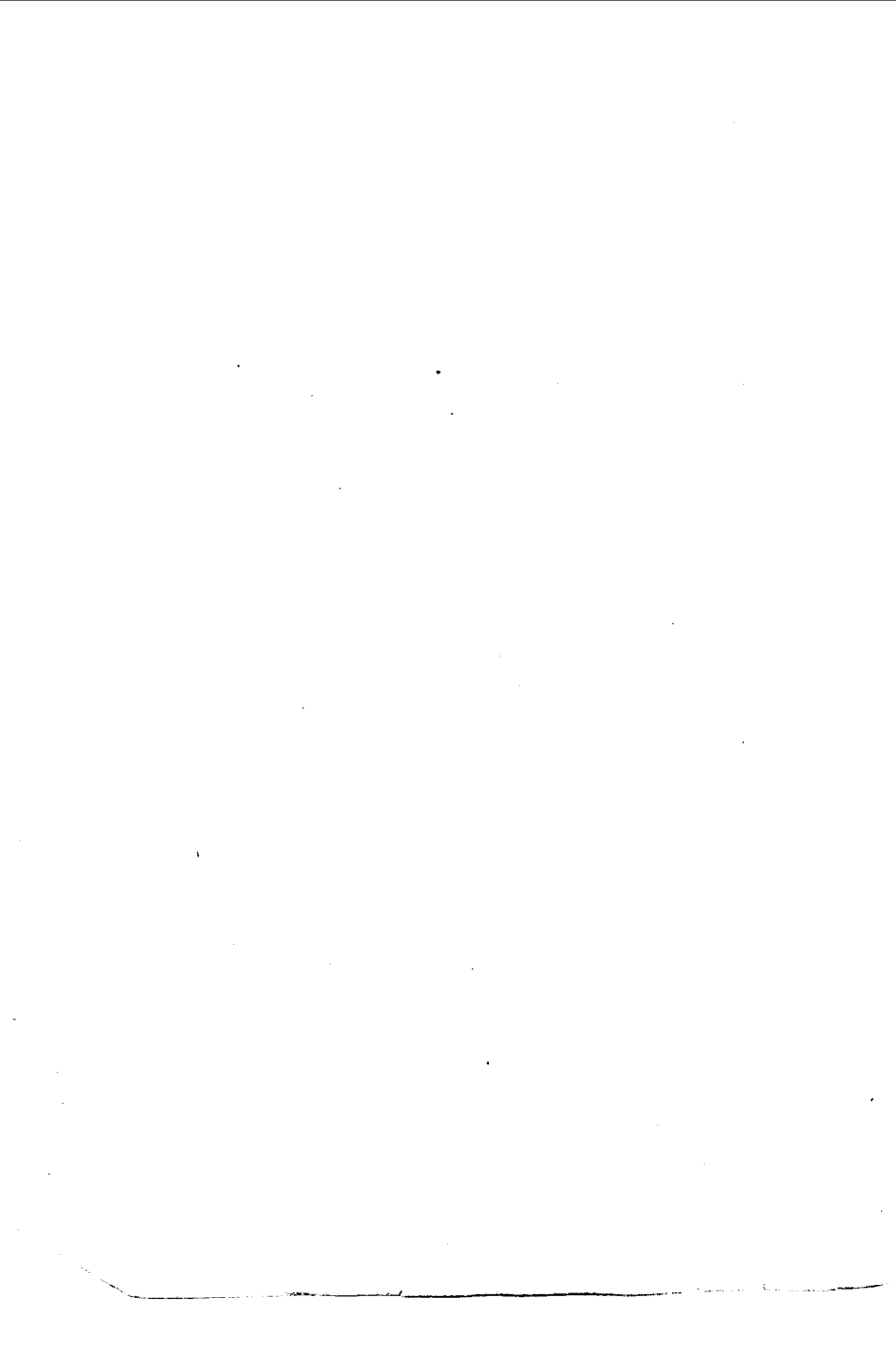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部分 不可逾越的10年

第十七章 踏上中年之路·····	305
第十八章 你并不孤单·····	321
第十九章 关于35岁女性的调查·····	332
第二十章 不惑之年——严峻的考验·····	349
第二十一章 不惑之年的转变与夫妻生活·····	368
第二十二章 超越幻想·····	399
第二十三章 度过难关·····	416

第七部分 再 生

第二十四章 再生·····	43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部分 生命循环的奥秘



第一章 疯狂与解脱

35岁以后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变得暴躁起来。以前我是个快乐、活跃的人，这类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既使偶尔感到不知所措，也不过是出于一时的热情或是别的什么冲动。

还得从我在北爱尔兰为一家杂志社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事说起。有一天我正跟一个小伙子聊天，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。刚才我们还沐浴在阳光下谈论着德林天主教堂的人权竞赛，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变了。

我们看到路障后面有一群士兵，催泪弹的气味让人觉得有点儿恶心。我们站在阳台上观望骚乱的人群。

“你说那些当兵的怎么能把子弹打得那么远？”我问他。正说着，一颗子弹突然飞进他嘴里，他的脸立刻从鼻梁处裂开，只剩下贴着骨头的肉了。

“我的天，这子弹是真的呀！”我真想知道怎样才能使他的脸恢复原貌。也许正是从那时起，我一直认定世上无论什么都能修补。

楼下，英国的装甲车开进人群。士兵们端着冲锋枪从人前走过。

那个脸被打飞了的小伙子倒在我身上。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后脖子重重地挨了一枪托，跌跌撞撞地爬上楼，倒在我们面前。茫然不知所措的人群互相拥挤着，人们就象履带拖拉

机那样身子贴着门外露天楼梯的台阶一点点地往前蹭。

“我们干吗不到屋里躲躲！”我喊着。我们爬到8楼。但是，这层楼的房门都紧闭着。有几个人爬过子弹飞来飞去的阳台去砸邻近人家的门。一个男孩在下面惨叫着：“上帝，我被击中了！”他的叫喊声颤抖着越过阳台传到我耳朵里，叫喊声还不时被孩子们稚嫩的哭声打断。这一幕让人永远也忘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颗子弹几乎是从我鼻尖下飞过去的。我一头撞开边上的门，人群也跟着涌了进去。

楼道的壁橱里躲着母亲们和她们的孩子。枪声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透过窗户看到3个男孩子从路障后面跃起，向壁橱跑来。在密集的枪弹中，3个孩子无言地倒下。一位牧师手里举着一块白手帕紧跟着跑过去，他是去为孩子们作祈祷的。被我们拖到楼上的一个受了伤的人询问他的弟弟，人们告诉他：“被打死了。”

我自己的哥哥也这样死在越南，葬礼是在家乡肯塔基举行的。那时我还小，手里拿着三角旗，看上去象是一块沙发布。人们拍拍我的手说：“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。”所以，对于那天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也只有一句话：“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。”我已经不会再悲哀了。

在这场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之后，我象所有遭难的人一样蹲缩在天主教堂低矮的纸板房里。整个城市象死一般沉寂，能做的只有等待。人们等待着英国士兵挨家挨户的搜查。

“如果那些当兵的跑到这儿来开枪，你怎么办？”我问躲在我身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。

“那我就趴在地上。”她回答我。

一个女人正在用电话询问死亡者的姓名。我曾是非常虔

诚的新教徒，我想祈祷。但是，孩提时的一个鬼把戏掠过我的脑海……假如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个心愿……

我想象在给我丈夫挂个电话，他的话定会象一股魔力能把危险从我身边赶走。

“喂，你怎么样？”他的声音快活得要命。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在纽约，躺在床上。

“总算还活着。”

“这很好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差点儿送了命，13个人今天在这儿给打死了。”

“等等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报道伦敦德里的情况。”

“这简直是一个流血星期天。”

“你能不能大点儿声说？”

“屠杀还在继续。一个有14个孩子的母亲刚刚被装甲车撞倒在地。”

“你不要跑到前面去，你可以写写北爱尔兰妇女。记住，和妇女待在一起，别去找麻烦。好吗，亲爱的？”

当我挂上心中默想的这个电话，我的头麻木起来，头皮发紧，眼前开始发黑，头顶上象是有无数个钢球滚来滚去。我已经浪费了一个可以使我得救的心愿。世界变得恍惚了。13个人死了，或是1.3万人，我也会死的。到了明天一切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

当我象其他人一样趴在地上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：没有人陪伴我，没有人保护我，没有人能使我永不孤独。

从这以后，我整整头疼了1年。

我从北爱尔兰飞回家后，什么也写不出来，我不敢正视

死亡。当然，最后还是在截稿期限以前挤出了几行字，但我付出了最大的代价。我的坏脾气发展到跟周围所有亲近我的人都恶语相见，那些仅有的能够支持我、帮助我摆脱幽灵的人也被我赶跑了。我同跟我朝夕相处了4年的男人离异了，解雇了我的秘书，还有女佣人，最后只剩下女儿莫拉陪我消磨时光。

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连自己都不认识了：30出头时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；过去那种满不在乎，自由自在地追求日新月异的梦想；到世界各地漫游、采访，然后整夜坐在那儿喝咖啡、吸烟。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有吸引力了。

一个声音震撼着我的心灵：想想吧，你的一生已经过了一半，你的家，你的第2个孩子在哪儿？我正要回答，那个声音又问起了我耽搁了很久的事：你给这个世界贡献点儿什么？文章、著作或是什么别的奉献？难道这些就够了吗？你不过是个表演者，而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参与者。你已经35岁了！

第一次算计起生命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。

在战乱中找到自我并非易事，生活中许多变故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。你也许每个星期都跟一个年富力强的38岁男人打上两次网球。可是在更衣室里，一个血块突然堵住了他的动脉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喊声救命，就已经开始窒息了。他的不幸会使他的妻子、他的协会、他的所有这个年纪的朋友感到震惊。

或许有个长途电话会通知你，你的爸爸或是妈妈住院治疗。你把照片放在床头，照片上的那个人你最后一次看到时还是精力充沛，正在修整花园或是匆忙应付妇女协会的什么

差使，但是当你跑到医院的时候，这个精力充沛的人早已病入膏肓，毫无希望了。

人大约在35岁到40岁之间开始步入中年。人们对自己的衰老会异常敏感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生活中突然发生了什么不幸，那么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。时间是有限的，生命迟早要完结，如果对此我们没有思想准备，没有充分意识到，或者不抓紧时间去追求生活中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，那么生活将意味着日复一日地过去。在前半生中我们所熟悉的生活的意义和法则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。我们无法预料这个剧变究竟是什么，但是无非是围绕着一个核心，那就是后半生中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念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如果生活中没有打击，这种变化要在中年人的生活中持续好几年。我们有时间去适应。但是，如果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一瞬间，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。生命衰老的趋势来得太猛烈，太神速，我们不能等闲视之。对我来说，北爱尔兰那场殊死的激战无疑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，从此我是中年人。

6个多月以后的一个星期，我匆忙奔出家门赶乘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。飞机上有个非常健壮的妇女发现心爱的小鸟死了，顿时痛哭流涕。你一定会说：“这女人简直疯了。”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

我在飞机尾部找了个靠过道的位子坐下。即使飞机一头栽到地上，我也是飞机上看见陆地的最后一个人。

乘飞机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30岁的时候，我胆子很大，常常参加跳伞运动。但是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。每当我走进飞机，北爱尔兰的那个阳台就在眼前隐约出现。我在半年

的时间里对飞机的害怕简直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。任何一张飞机失事的照片，都能把我吸引住。我仔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，甚至连最细小的细节也不放过。飞机就象是在我眼前撞碎的。每次坐飞机一定要坐在机尾，这都成了一条规矩。我总是站在安全舱门那儿问飞行员：“你对着陆有经验吗？”现在我问起这话时再也不觉得难为情了。

有件事倒是让人略感欣慰。在过去的35年里，我的烦恼大致不外乎那么几种，只是确有其事时我才着急。我对飞机的恐惧似乎事出有因。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两年里我更换了4次地址，维持我生活的体系不断地变来变去。

但是，到了那一年7月，我突然刹住了车。一切开始有了着落。虽然表面上依然有点变化，但除此之外，一切都很平常。

为了一只心爱的小鸟抑制不住的哭哭啼啼是一个信号。我为什么连一只小鸟都养不活？我把这同与女佣人不太情愿的分别联系在一起了。我能代替她吗？要是我不能代替她，那我就必须停止我自己的工作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和我女儿怎么生活下去？

那时候，莫拉安置在她爸爸那里，虽然我们离婚了——说不定正因为离了婚——我们之间的那一份长久的爱才超越了一切细枝末节，因为这爱是建立在共同分担忧虑的基础上的。就是在分手的那些倒霉日子里，我们依然相信彼此之间会象父母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永远相知。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，这种默契是不会改变的，它可以取代一切。出于为对方着想，我们相互尊重，友好往来，慢慢地倒成了生活中的乐趣。莫拉跟着爸爸不会出什么事，但我还是非常挂念

她。对我来说短暂的分别和永远分手差不多是一回事。我常常心中暗想，无论我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对我所珍视的一切都是一种威胁。

飞往迈阿密的波音727客机刚过福拉兴海湾，那个幽灵又在我心灵深处徘徊、窥视：“你干得不错，但是这又怎么样？”

我难受得不想吃东西，但却不知道这是由于两种不同的药物在胃里搅在一起引起的。一种药是治疗慢性流行性感冒的，而另一种是在北爱尔兰受伤后才开始吃的。为着便于消化，我戒了法国白兰地和香槟酒。

有一回我漫无目的地在旅馆里乱忙一气，觉得这是一个好法子。我一会儿把壁橱塞得满满的，一会儿收拾出个工作的地方，好象建立了新的家。接着又开箱子，可是打开箱子后我突然停下手：一双红色的皮凉鞋丢在白裙子上，裙子上蹭了一大块耀眼炫目的红鞋油。我尖叫了一声，忽然间失去了控制。什么日程安排啦，电话啦，截稿日期啦，统统都顾不上了。该给谁写个什么故事来着？不知不觉地那两种药物又开始搅在一起在胃里翻腾，心脏忽然间变得心律不齐，象是关在坛子里的青蛙一样“扑扑”乱跳。

这个房间在旅馆的第21层。敞开的玻璃窗下是个阳台，它就象悬挂在贝斯肯尼湾上一样，下面就是滚滚的流水。那天晚上有月食。

我把头探出阳台，带着有点神经质的好奇，一直观望着月食。即便是天上的星球也不过是悬浮在动荡的、充满了宇宙威力的空间里而已。我凝望着迈阿密湾灯塔上的点点灯火，内心的冲动也象是随之而去。与父母的隔阂，照料文

夫，错信了朋友、情人甚至我的长辈，看破红尘，梦幻破灭……所有这些都与北爱尔兰那个满头是血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。我在迈阿密的那个阳台上坐了一整夜，总是想着能飞到月球上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把给我开药的那两个医生找来。我希望作全面、彻底的检查，看看这没头没脑的惊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旦有了诊断，我就可以躺下来把心里的恐惧撵走。医生们说那两种药物碰到一起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。他们告诉我要卧床一天，不要激动。没错，休息！但是，医生的诊断帮不了什么忙。恐惧比病难受多了。

于是，我又试着老办法，我要把心里的那个幽灵写出来。写作总是能帮我了解我的生活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用那些笔记写个短篇小说。在迈阿密的时候我就觉着非写不可。这是10年前一个实习医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。

有一个60多岁的灵敏、快活的老太太住在第五大街，她结婚多年，过着安闲自在的生活。后来她丈夫死了。有一天她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钱生活下去了，她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离别这个家和与她来往了40多年的朋友们。唯一能够照料她的亲人是一位住在南方的嫂子，但她们又合不来，尽管面临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这个寡妇还是从从容容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出事的前一天晚上，她的牧师和朋友们还在饭桌上夸奖她精力旺盛，第二天早上人们来接她去飞机场，但是没人开门。人们撞开门，发现她穿着内衣内裤趴在洗澡间的地板上。没有任何外伤可以说明她是滑倒在地。老太太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大家疑惑不解地把她送进医院，实习医生的初步检查没

发现什么异常，老太太已经苏醒，必须送到急救室去。她罩在头套里的头发凌乱不堪，眼睛变得呆滞、无神。医生让人把病人穿的短袖罩衫脱掉。她的朋友们坐在那儿耐心等待着，个个都很茫然。老太太认出了她的朋友们，但随后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她尽提些傻问题，把人名和日期搞得一塌糊涂，到后来连方位感也没了。她的牧师和朋友们很恐惧。仅仅几个小时，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妇人。

我无法再写下去。

除了看电视，我没别的事好做。到了半夜，我才把电视关上。我的思路也断了。

我走到电视机前，弯腰拣起一条金属带子。电视机发出“嘶嘶”的响声。我回头上下打量了一番。幻影出现了，荧光屏上爬着一个象恶魔似的海蜇，蓝晃晃，绿莹莹，身上的毛刺象硫磺那种颜色。我的天！我一口气奔到楼上，我头昏脑胀，觉得脑袋要炸开了。

完了，一切都乱套了。

电话机在另一间卧室里。窗外的阳台悬在水面上。门慢慢地滑开，轻风吹过，窗帘飘拂着伸向海湾。我忽然害怕走近窗子。如果我走到阳台上，我一定会失去平衡摔出去。我蹲在地上，象螃蟹一样抓着家具腿当把手，一点点蹭出四门大敞的房间，我想告诉自己这一切有多荒唐。但是，我一站起身来就又瘫倒在地。只要我好了，恶梦就会结束，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于心。我知道我的生活支离破碎了。

北爱尔兰事件解释起来倒也简单。那颗子弹打乱了我的生活。我日后的恐惧都跟这件事有关。我知道，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简直能毁掉我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无法摆脱它，